

教育如何形塑國家認同 ——以現代以色列為例

史地四 U10404010 余韻柔



目錄

第一章 緒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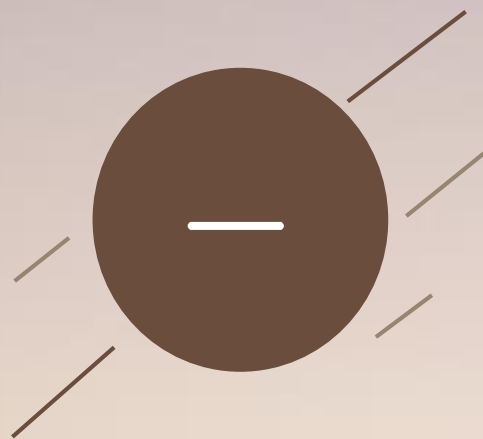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章 以色列重視教育的歷史背景

第三章 傳統經典教育

第四章 以大屠殺記憶為核心的國防教育

第五章 大屠殺教育形塑後的以色列

第六章 結論



緒論

世界對於現今以色列的想法，可說是「愛恨交織」。

猶太民族的「卓越」在世界中顯而易見，他們的影響力擴及的不只是他們自身的國度，更讓整個世界為之驚嘆！從不畏懼「戰爭」、相當強勢的作風，不僅僅是產生與阿拉伯世界之間的衝突，更讓世人難以接受如此強硬的以色列。

毫不遮掩地將各種面向呈現給眾人的以色列，不禁讓人好奇是什麼因素讓他們可以匯聚多種風貌與特色於一身？一個這麼年輕的國家，是如何建立起如此團結的社會風氣？他們又為何被稱為「在硝煙中生存的民族」？



以色列重視教育的歷史背景

一、猶太人屢遭驅逐、被迫離散之因

- 「永恆的外邦人」

宗教

1. 「本意驅逐」：主流宗教想捍衛宗教的一統性，不想被「汙染」
2. 「非本意驅逐」：虔誠宗教人士想讓猶太人改信「真正的」宗教，想「淨化」猶太人

經濟

「有錢不一定有智慧，但若有智慧一定會有錢」，猶太人在商業大有所獲，掌握了經濟命脈，本地商會或人民多少都因為忌妒而對猶太人產生排斥。

政治

1. 政治與宗教的合作：執政者為鞏固自己的權力、想得到教會的支持，於是聯手驅除異己
2. 政治與思潮的合作：十九世紀各種主義及學說如雨後春筍，德國總理希特勒更將反猶主義推向高峰

二、猶太復國主義—存活的保障？

- 維繫猶太民族的統一與認同的三個原因：
 1. 語言與傳統的堅持
 2. 對民族身分的認同
 3. 對復歸故土的渴望
- 猶太復國主義 (Zionism) / 錫安主義



猶太國的建立，不再只是信仰理想的實踐，更是存活的保障。

三、以教育解決內憂外患

內憂

1. 地理因素
2. 政府奠基未穩
3. 國族形塑的難處

外患

1. 巴勒斯坦
2. 阿拉伯世界



逆境中的解答

培養人才



以色列教育



傳統經典教育

一、簡單介紹猶太經典

1. 《塔那赫 (Tanakh)》

包含律法書 (Torah)、先知書 (Neviim)、聖卷 (Ketuvim)

公元70年，耶路撒冷及聖殿被摧毀，此書用來回應亡國的災難，持續形塑猶太人信仰與文化，是永恆的聖書、也是猶太的成文妥拉。

2. 《塔木德 (Talmud)》

包含《米示拿 (Mishnah)》與《革瑪拉 (Gemara)》，《米示拿》是猶太拉比的第一部口傳妥拉，以經學結合教理。《革瑪拉》則是後代拉比們對《米示拿》的註釋與說明。



為了回應聖殿及聖地被毀，猶太人創造出一套新的生存策略，猶太教呼籲猶太人以聖潔的生活來代替聖殿與祭祀，**神聖性的核心從具體的「聖殿與祭祀」轉為內化的「聖潔的生活」。**

二、前人留下的禮物—智慧

自我研習成文妥拉及口傳妥拉，大大提升猶太人的識字率與文化水平

經由家庭與社會的潛移默化，猶太人理解「知識」的獲得是美好的過程，也是在猶太文化不被理解的社會浪潮下，自身唯一擁有的資產。

《塔木德》中船東與學者的故事的啟示，「所行勝於所知者，所知得以長存。所知過於所行者，所知難以存續。」，就是現代以色列問題導向教育的概念，因為光是背誦無法突破現實的困境。

三、猶太經典的精髓—天助自助者

經典乃猶太民族的獨立性與精神堡壘

其中一條猶太教義：

「相信人生來並無原罪，而是每個人透過個人的抉擇來跟隨或違背上帝的誠命。」

「祈禱」的希伯來語發音是「評估自己」的意思



跟隨猶太經典的正面意義是能回應時代的變局，成為離散生活的明燈；但負面來說，卻因跟隨教誨強化了「外邦人」之感，猶太人必須重新適應在新時代中生活與自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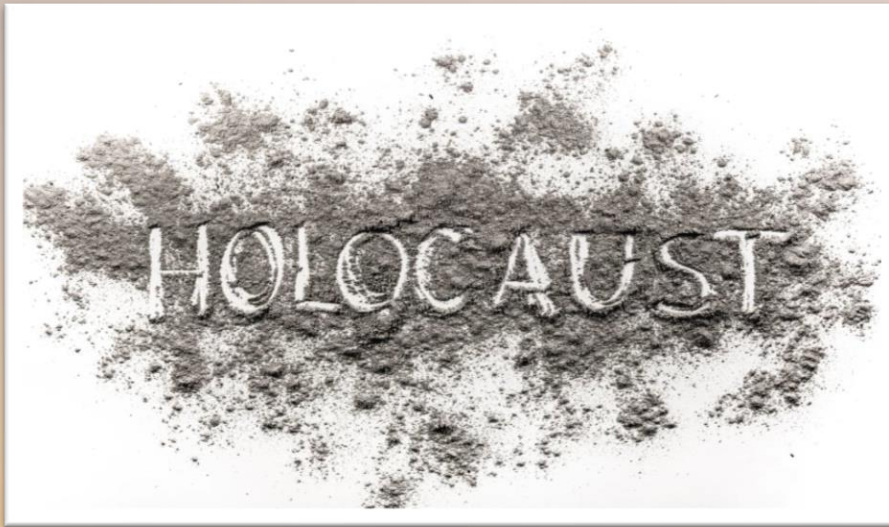
以大屠殺記憶為核心的國防教育

一、硝煙中淬鍊出來的以色列靈魂—救亡圖存

- 麥蒙上校：

「我們如果不够強，不能保護自己，會再次發生**大屠殺悲劇**。」

※ 此處的大屠殺乃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納粹德國進行的種族滅絕行動。



- 戰爭是「赴死」，但也可能是「生機」
- 戰爭而後前進，這是退無可退下的進步

二、以色列國防教育的特色

義務役的徵兵制，不論男女皆要當兵

→訓練不經他人之手、獨立的精神

軍營的情境也就是現代以色列的現況

→高度壓力下訓練臨機應變以及如何做出最完善的決策

作風剽悍：精良的人員訓練、完善的制度、軍事科技能力

沒有軍人樣：

不需要敬禮的以色列軍隊→平等、尊重獨立思考，但面對國家安全問題時槍口一律向外

拿槍買冰淇淋的士兵→因為以色列必須隨時準備戰鬥，槍已成為生活的一部份，



三、國防教育的核心—大屠殺記憶

「大屠殺記憶」，讓世人將以色列建國視為

1. 對猶太人苦難的賠償
2. 猶太人血脈的延續



班古里安任內「艾希曼審判」的意義

1. 罪與罰的權衡
2. 催化民族精神與國家認同
3. 確立以色列建國合法性



大屠殺記憶的強化，讓國民站在「以色列」觀點去看待世界，懂得為何而戰，從無根浮萍到現今在硝煙中傲然生存的民族。



大屠殺教育形塑後的以色列

一、「漢娜鄂蘭·真理無懼」的啟示—獨立思考的價值

- 「邪惡的平庸(The banality of evil)」
漢娜鄂蘭的勇氣在於推翻社會對邪惡的設定，翻轉猶太社會的視角
- 漢娜鄂蘭並非要我們與主流思想抗衡，而是不要盲從國家或他人的意識，保留自己獨立思考的空間與價值，不要成為「艾希曼們」。
- 在大屠殺記憶廣泛化後，以色列的國家及集體意識有太多的統一性，反而難容異己與異聲。



二、加害者與被害者的角色轉換—以色列面對巴勒斯坦困境

- 當代猶太學的異議分子，例如馬克·艾里斯
這些擁有「他者的聲音」的人，承受來自族人的沉重壓力
- 後猶太復國主義抨擊猶太人將「大屠殺記憶」當作工具
用被害者的身分去競逐國家權勢
- 以巴衝突，是道德感與歷史感之間的角力
以巴國界，在真理與正義之間搖擺不定





結論

1

維繫民族的統一與認同，靠著對語言與傳統的堅持、對民族身分的認同及對復歸故土的渴望，這也是現今以色列的政治現實。

2

塑造歷史感很大程度的反映民族的文化特質、價值取向與政治需要，而透過教育便是最為徹底的方式。

3

以前固守猶太經典，但現今的以色列是經典與大屠殺記憶共同作用下的產物，賦予猶太民族彈性又僵固 (Flexigidity) 的特質。

